

闲话

大雪

□ 王永浩



旧事

别急,静等花开

□ 刘艳培

时光总是快得炫目,还没有抽出与“小雪”握的那只手,大雪节气已急不可待地来了。大雪和小雪、雨水、谷雨等节气一样,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:“大雪,十一月节,至此而雪盛也。”

大雪,总能给人带来特别的温暖。记得小时候,下雪了,雪花,打着旋,纷纷扬扬,漫天飞舞。我们疯跑在雪的世界里,仰着脸迎接飞雪。雪霁天晴,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滚雪球,有的干脆“扑通”倒下,在雪地上印出全身的模型,快乐的喧嚣震落了满树的雪花。

民间有俗语:“大雪冬至后,篮转水不漏。”早饭前,站在厨房前,看屋檐下垂下来的冰溜子,犹如珠帘长垂,静静地挂在那里,在阳光照耀下,分外晶莹剔透。远处人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柱柱炊烟,经凉风一拂,分成一缕一缕的,瓦片上,树梢上,或附着或挂着细若纤尘的烟子,给人梦幻般的感觉。

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。母亲将炒热的花椒盐在猪肉上用力搓揉,腌入大缸,用石头压住。一个星期后,等盐味、香味都渗到了肉里,再取出一块块挂在梁柁上风干,以迎接春节的到来。腌出的腊肉咸香味美,余味悠长。

大雪时节多的倒是雾,飘起来又轻又浅。树啊、房子啊便醉在这雾霭里,看不清模样,像一些荡漾在海里的小船。匆匆的路人像湖泊里的鱼群,朦胧里游来游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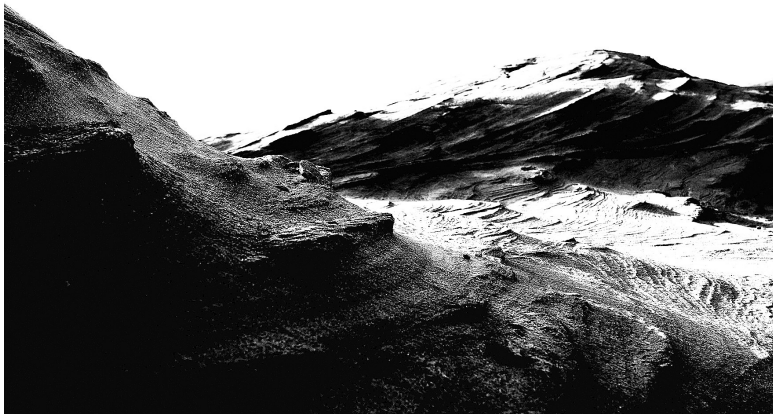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一个有雾的清晨,去湖边看芦苇,芦苇沾了毛茸茸的露,向同一个方向,细弯着身子,优雅生动。一蓬蓬好看的芦花,像灿烂的笑,那么温暖,那么真切。让人想起“宛在水中央”的伊人,清扬婉兮。

周末,回乡下老家,穿过林间小路,一夜的寒风,吹落了一地的叶子,把山乡浸染得如诗如画。脚踩在斑斓的黄叶上,有悦耳的沙沙声,像翻动着的书页。偶有三两片黄叶在空中旋转,落向地面,有些诗句般炫目,浮华而奢侈。但在暖融融的冬日下,又是极其自然的、真实的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立冬、小雪大雪,冬至、小寒大寒,时间就好像小时候手里的花炮,舍不得放,就是舍不得放,但不知不觉地,手里就空空如也了。最近在网络上读到这样一句话:“下雪天一定要约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出来走走,因为一不小心就一起白了头。”多让人心动的一件事。

大雪是“进补”的好时节,俗话说,三九补一冬,来年无病痛,可多吃一些温补性的食物和补肾的食物。养生方面也要顺应自然规律,在“藏”字上下功夫。起居宜早睡早起,适当运动,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。

大雪来临,千树清瘦,寒意漠漠,它能让人静下来,干干净净站在一个高度,回望一年的沧桑。大雪过后,紧接而来的,就是四季轮回,就是和凤盈门,怎不叫人心生暖意?



兀立苍茫 李陶摄

故里

泥土的温度

□ 赵明宇

泥土是有温度的,作为农民的我能感受到泥土的温热。

在老家,一个个村庄建立在黄色的泥土之上,绿色的田园风光在泥土的怀抱里生长。刨开泥土,像硕大的夹心蛋糕,一米深的胶泥之下是沙土,沙土之下又是胶泥,这样的地质结构是古时候洪水的杰作。黄河水裹挟着泥沙,一路向东咆哮而下,把西部高原的泥沙沉淀在广袤的平原上;漳河、卫河来了,用暗红的、粘粘的太行山之土,铺垫了一层厚厚的胶泥。黄河、漳卫河交替着在冀南的土地上奔走,打造出一块胶泥和沙土层层叠加而成的平原。明朝初期,我们的祖先在官府逼迫下,呼儿唤女,来到这块平原上安家。一边清理战争留下的尸骨,一边点火做饭,播种耕作,垛墙架屋,生儿育女。

我坐在家乡的田埂上,遥想着先人的生活,用手搓揉着身边的泥土,把颗粒状的泥土捏成粉末,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荡,落在我裸露的皮肤上。我知道,我这是在重复着一辈辈先人的动作。泥土就是一个温热的乳房,庄稼们的根扎进泥土,吮吮着泥土里的养分,长成果实。一条条纵横的乡间小路弯弯曲曲,筋脉一样输送着乳汁,养育着一个个村庄。

如果落一场雨,让泥土变成稀软的泥巴,孩提时代的我们就是玩着这种泥巴长大的,把泥土捏成各种形状。在泥土面前,我们都是撒娇的孩子,冰凉的泥土,掺揉着

我们的体温。

我时时刻刻在感受着泥土的温度,尤其是冬天,冰雪覆盖之下,多少生灵在泥土的深处过冬,在泥土的温热襁褓中酣睡。在泥土里居住的,还有一辈辈先人,骨殖与泥土融为一体。有了先人的泥土,也有了血脉的温热。

一切生灵在泥土的温热呵护中生长。我有过挖地窖的记忆,那是一次深入泥土,感受泥土温度的记忆。家乡的地窖,严格上说是旱井,三米深或者五米深,用来储存红薯和白菜。夏天的地窖里面是凉爽的,而冬天又是温暖的,那是来自泥土永恒的体温。

夏天炎热,泥土是矜持的,只有到了冬天,水井冒着丝丝白气,那是能看得到的,泥土的温度;母亲防止萝卜被冻烂,放在屋里又担心失去水分,就把萝卜埋在泥土里。萝卜是个想家的孩子,和泥土融在一起,格外兴奋,格外水灵。

我在城里住五楼,感觉不接地气,好在楼顶层楼外面有个露天大阳台。我像燕子衔泥一样,用个布兜兜,每次回老家装上一兜土,乘公交车带回城里,背到楼上。一次次,积少成多,开辟出一片六平米的小小田园。这是老家的泥土,在远离家乡的楼顶上陪伴着我,长出青色的辣椒、豆角、丝瓜,让我吃出乳汁的味道。闲暇,在这个小小田园里拔草的时候,我喜欢用手揉搓冰凉的泥土,感受着泥土的温度。

乡愁

守候冬天的月亮

□ 张培胜

大冬天的,苍穹也冷凉了,银河也结了冰,惟有月亮坚守岗位,是人间对它寄寓太多的情感,它不能离开人间的视线。

爱情的,亲情的,友情的,丝丝情意,片片如心。忧伤的,快乐的,幽怨的,多情的,缕缕情境,断断刻心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忠实守护天空,清朗一片天,把多情留给人间,把寄托留给人间。淡淡的月光,清清月影,拖着人们长长的影子,平添几分乡思乡怨。冬天是冬的美,冬有冬的魅力,清冷的天,映衬清冷的大地。月亮,曾经春天也妩媚,情人在月光下的窃窃私语;夏日时,桃李在月光下呢喃;秋风起,月光照着一片金黄,陪伴农人欢快的脸庞。冬天里,月光守着天空的寂寞,自己落寞起来,曾经的奢华,曾经的喧闹,便成了远方的呼唤,呼唤那片温暖,呼唤人们清醒——四季轮回,有苦有甜,有冷也有暖,守着自己的路,冷有冷好,清醒脚下的路,不再迷茫,度过一个冬,便是一个温暖的春。

奶奶对月亮最有情。奶奶的头发白了,脸上皱纹多了,奶奶说:“是陪月亮陪出来的。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爷爷和奶奶在不同地方工作。每个周末,奶奶便赶车到县城看爷爷。那时,交通不便,只有一趟火车经过县城。奶奶上火车的时间在晚上,人潮涌涌,奶奶买好火车票,就静坐在车站等待。火车晚点是常有的事,坐着无聊,碰到月亮高挂时,奶奶就望着月亮,仿佛万般诗情在月亮身上找到寄托,奶奶想到爷爷也一定在家里望着月亮。于是,月亮成了多情的月亮,奶奶念着爷爷的好,想着见到爷爷的欢快的心情。时间过得很快,奶奶坐上火车,县城的爷爷早已经在车站等候,两人披着月光,说着情话,把相思与眷恋写在铺满月光的街上。

如今,爷爷和奶奶老了,住在乡下,

后于别人。升职是急的,买房买车是急的,找工作是急的,结婚是急的,等待宝宝落地是急的,就连看孩子成长也是急的……我们好像习惯了急,甚至把急作为了标杆,理所当然地以为急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。

可我们却本末倒置,失去了重心与平衡点,失去了孩子们最初不急不缓的纯真与天性,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耍,尽情地欣赏大自然,看见一朵花开就拍手欢呼,看见天空飞来一只鸟儿就“啊、啊、啊”地雀跃着叫“真好啊”,我们无暇顾及路边的花儿开得多么艳丽,天空的白云多么飘逸、空气多么清新,沿途多么热闹,好像只有签合同、陪客户、做项目、出国留学、培训、升职加薪、上班不迟到等才是最紧急最重要的。可相反我们却大错特错,如果教育是急的,那就会违背教育的规律;如果成长是急的,那就会拔苗助长;如果陪伴是急的,那就会错过幸福,错过天伦之乐。可面对教育我们必须放慢脚步,让自己慢下来,慢一点,再慢一点,从没完没了的琐事、工作中探出头,静静体味教育的意义与价值,独自倾听孩子们最重真的回音。

想到这里,我幡然醒悟,教育确实不能急,它需要用耐心和时间来精心雕琢,与其现在急着追一匹骏马,不如慢下来去种草养花,待到山花烂漫时,收获一群良马。当我真的放慢脚步,忽然有一天,竟发现孩子们却在不知不觉中绽放了生命中最初最美好的一面:孩子们的眼神是那么的率真,孩子们的视角是那么的独特!

喜欢守着月亮讲过去的生活点滴。如同三毛与荷西在沙漠里望月亮。如常的生活,平常的月亮,因为爱而生情,因为爱而升华,月亮不是单纯的月亮,月光也不是简单的月光,带着情,充盈起希望与仰慕,生活便充满了多样生活。于是,再苦难的日子,再孤独的生活便如浪花翻滚,奶奶说:“你在,我就心安。”来自内心的呼唤,把爱写成真实,写进月光点滴。不善言辞的爷爷对奶奶说:“多情的月亮,即使是冬天,望着月亮,守着你,也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。”一边的奶奶笑得像个孩子。

透过窗,静望月,我和月的孤独相对,独把思念倾诉,单把乡愁涌。千里之外的故乡的月亮好吗?是一夜的皎洁,还是带着渴望盼望我的归来。身处他乡,月亮一定带着奶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我,因为奶奶说过,“月亮是个好孩子,冬天也无惧,千里之外,别无私情,独把乡怨拥抱。”想着奶奶,念着故乡,眼前的月亮不再清冷,不再孤独了。

走在他乡,有时路过一个商店,明亮的橱窗竟然映照着一轮明月,悄然停下脚步,凝望那月光,惊喜飘荡心间,消散疲惫,虚空繁杂。情不自禁,想买一个月亮守在身旁。如果真能那样,就让月亮每天晚上都亮着,每天晚上都陪伴在身边,生活该变得多么诗意和祥和,只是那样,又担心月亮的辛苦。

冷冷冬,清冷月。望着它,月亮便独把故乡的一片月光,传递到身旁。月光不再清冷,世间不再萧瑟,惟有心底升腾温暖,填满心的磅礴,那是对待故乡,对亲人的万般热情,凝着血脉,带着关怀的亲情。于是,我习惯了在冬天望月,尤其是想家的冬夜,能够看一眼依然守候在天空的月亮,却是略解乡愁的“灵丹妙药”。